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四辑



# 蒂森克虏伯 之夜

弋舟的小说

不乏优雅的世俗气

和绅士般的

粗鲁

弋舟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 蒂森克虜伯 之夜

弋舟  
—著—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四辑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蒂森克虏伯之夜 / 弋舟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12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四辑)

ISBN 978-7-5702-0729-9

I. ①蒂… II. ①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0630号

责任编辑: 黄海阔 彭秋实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颜 森

责任印制: 邱 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页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29千字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新世纪作家文丛》编委会

顾 问：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

阎晶明（中国作协副主席）

雷 达（原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吴义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策 划：尹志勇 黄 嗣 阳继波

名誉主编：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 编：邱华栋（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 “新世纪作家文丛”总序

白 焯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接续着“跨世纪文丛”，新推出的“新世纪作家文丛”。

在 20 世纪的 1992 年至 2002 年间，长江文艺出版社聘请资深文学评论家陈骏涛，主编了“跨世纪文丛”，先后推出了 7 辑，出版了 67 种当代作家的作品精选集。因为编选精当、连续出书，也因为是一个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学行动，“跨世纪文丛”遂成为世纪之交当代文坛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当时，主编陈骏涛在《“跨世纪文丛”缘起》中说道：“‘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 20 世纪文学，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 21 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这在当时看来实属豪言壮语的话，实际上都由后来的文学事实基本印证了。“跨世纪文丛”出满 67 本，已是 21 世纪初的头两年。《中华读书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它暂时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这套文丛创始于7年以前的1992年,其时正值纯文学图书处于低迷时期,为了给纯文学寻求市场、为纯文学的发展探路,陈骏涛与出版家联手创办了这套旨在扶持纯文学的丛书。丛书汇聚了国内众多名家和新秀的文学创作成果,王蒙、贾平凹、莫言、梁晓声、韩少功、刘震云、余华、方方、池莉、周梅森等59位作家均曾以自己的名篇新作先后加入了文丛。几年来,这套丛书坚持高品位、高档次,又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为纯文学图书闯出了一个品牌。”这样的一个说法,客观允当,符合实际。

也正是自1992年起,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强劲指引下,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开放,加大了力度,加快了步伐,社会生活真正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市场秩序的确立为重心。社会生活的这种历史性演变,对于未曾接受过市场洗礼的当代文学来说,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提高与普及的不同路向,严肃与通俗的不同取向,常常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相互博弈。正是在这种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以严肃文学的中青年作家为主要阵容,以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为基本内容的“跨世纪文丛”,就显得极为特别,格外地引人关注。究其原因,这既在于“跨世纪文丛”不仅以高规格、大规模的系列作品选本,向人们展示了当代作家坚守严肃文学理想和坚持严肃文学写作的丰硕收获,还在于“跨世纪文丛”以走近读者、贴近市场的方式,给严肃文学注入了生气、增添了活力,使得正在方兴未艾的文学图书市场没有失去应有的平衡,也给坚守严肃文学和喜欢严肃文学的人们增强了一定的自信。

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跨世纪文丛”出满5辑之际,我曾以《“跨世纪文丛”:九十年代一大文学奇观》为题,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跨世纪文丛”是张扬纯文学写作的

引人举措,而且“有点也有面地反映了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演进的现状与走向。在纯文学日益被俗文化淹没的年代,这样一套高规格、大规模的文学选本不仅脱颖而出,而且坚持不懈地批量出书,确乎是90年代的一大文学景观”。我在文章的末尾还这样期望道:“热切地希望‘跨世纪文丛’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并把自己所营造的90年代的文学景观带入21世纪。”

好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我当年所抱以期望的事情,现在正好落在了我的身上。

因为种种原因,“跨世纪文丛”在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未能继续编辑和出版,因而渐渐地淡出了读者视野与图书市场。约在2014年岁末,在新世纪文学即将进入第十五个年头之际,长江文艺出版社决意重新启动这套大型文学丛书,并希望由我来接替因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很难承担繁重的主编事务的陈骏涛先生。无论是出于对于当代文学事业的热爱,还是出于对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敬重,抑或是与亦师亦友的陈骏涛先生的情意,我都盛情难却,不能推辞。于是,只好挑起这副沉甸甸的重担,把陈骏涛先生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共同开创的这份重要的编辑事业继续下去。

2015年1月7日,在北京春节图书订货会期间,长江文艺出版社借着举办《中国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出版20周年座谈会,正式宣布启动大型重点出版项目——“新世纪作家文丛”。由此开始,我也进入了该套文丛的选题策划和作者遴选的准备工作。当时的“新浪·文化”就此报道说:“面对新的文化格局、新的文学现象,出版人仍然应该‘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跨世纪’有跨世纪的机缘,新世纪同样有着它的使命召唤。在一片喧扰之中,一大批严肃的理想主义文学家,仍然怀揣着圣洁的执著,身负着难以想象的重压蹒跚

而行,出版人当然没有理由旁而观之。这正是《新世纪作家文丛》的缘起。”

经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刘学明、总编尹志勇、项目负责人康志刚几位多次沟通和商议,我们大致达成了以下一些基本共识:一、新的丛书系列以“新世纪作家文丛”命名,即以此表示所选对象——作家作品的时代属性,又以此显现新的丛书与“跨世纪文丛”的内在勾连与历史渊源;二、计划在5年时间左右,推出50~60位当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精选集,每辑以8~10位作家的作品集为宜;在编选方式上,参照“跨世纪文丛”的原有体例,作品主要遴选代表作,并在作品之外酌收评论文章、创作要目等,以增强作品集的学术含量,以给读者、研究者提供读解作家作品的更多资讯。

事实上,文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社会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与元素的合力推导之下,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分化与泛化,创作形态也呈现出前所少有的多元与多样。文学与文坛,较前明显地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异,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把这种新的文学结构称之为“三分天下”,即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严肃文学);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大众化文学(通俗文学);以网络科技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在这样一个有如经济新常态的文学新生态中,严肃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传统文学的坚守与拓进,就显得十分重要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一文学板块的运作情形,不只表明了严肃文学的存活状况,而且标志着严肃文学应有的艺术高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引领着整体文学的基本走向。而就在与各种通俗性的、类型化的不同观念与取向的同场竞技中,严肃文学不断突破重围,一直与时俱进;一些作家进而脱颖而出,一些作品更加彰显出来,而且同90年代时期相比,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



性与现代性等方面,都更具新世纪的时代特点和新时代的审美风貌。即以最为显见的重要文学奖项来说,莫言获取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自不待说;近几届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不少出自“60后”和“70后”的作家频频获奖、不断问鼎,获奖作者的年轻化使得文学奖项更显青春,文学新人们也由此显示出他们蓬勃的创造力与强劲的竞争力。这一切,都给我们的“新世纪作家文丛”的持续运作,提供了丰富不竭的资讯参照,搭建了活跃不羁的文学舞台。

我们期望,藉由这套“新世纪作家文丛”,经由众多实力派作家姹紫嫣红的创作成果,能对新世纪文学做一个以点带面的巡礼,也经由这样的多方协力的精心淘选,对新世纪文学以来的作家作品给以一定程度的“经典化”,并让这些有蕴含、有品质的作家作品,走向更多的读者,进入文学的生活,由此也对当代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乃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奉上我们的一份心力,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也为此而热切期盼!

2015年8月8日于北京朝内

## 目 录 Contents

- 001 平 行
- 018 安静的先生
- 034 夏 蜂
- 051 把我们挂在单杠上
- 068 蒂森克虏伯之夜
- 087 鸽 子
- 112 黄 金
- 128 龋 齿
- 140 谁是拉飞驰
- 150 空调上的婴儿
- 169 赖 印
- 184 时代医生
- 193 有 时
- 208 有时候，姓虞的会成为多数
- 219 寰球同此凉热
- 240 锦 瑟
- 256 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
- 271 你所在的地方也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  
——弋舟的底牌及所有的故事
- 304 弋舟主要出版作品年表

## 平 行

自从退休那天起，他就开始思考“老去”的含义。其实，很久以来，“老去”这个事实已经在他身上悄无声息却又无可置疑地发生着——不知道何时，他已经变成了秃头，性欲减退，眼睛也老花了。但对这一切，他都熟视无睹。他罔顾秃了的头和老花了的眼睛。在他的意识里，这些细节只是“老去”的外衣，顶多算是表层的感觉材料，而“老去”应该是某种更具本质性的突变，生命由此会有一个质的翻转——就像扑克牌经过魔术师的手，变成了鸽子。

这种偏执的思维方式也许来自他的职业。退休前，他在一所大学里教书，尽管他教授的是地理这样一门看似刻板的学科，但并不妨碍他养成了那种善于抽象性的思维习惯。他习惯于将大千世界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

退休意味着老年的正式降临，一种源自生命本身的紧迫感随之而来。他认为自己必须面对这个重大的问题，想清楚它，从而全面、客观地把握它。如此一来，就像一个浸泡在水里的人，自己却对水温毫无体

查，他已然身陷在老年的岁月里，却孜孜以求着老去的含义。

老去是怎么回事呢？他绞尽脑汁地想。这成了他退休后的一门功课，每个夜晚入睡前，每个清晨醒来后，他都会在心里向自己发问。有时候，内心的诘问不自觉脱口而出，还会令他像一个真正的老人那样喃喃自语起来。这样的时刻，他不免要梳理一番自己的生活，但生活本身却并不足以给出他所认可的答案，那无外乎就是由“秃了头、老花了眼睛”这样的碎片般的材料构成的浅显的表象。而他，需要的则是一个本质性的结论。

日复一日，十几年过去，中风袭击了他。好在救治的及时，并没有给他落下格外影响生活的后遗症。在床上瘫痪了一段日子后，他只是变得有些老年性痴呆了。最初他记不清亲人的名字，后来干脆时时需要反复回忆才能记起自己的名字。十几年来困扰着他的那个问题却历久弥新，始终盘桓在他的脑袋里，以至有时他会突然口齿不清地向着虚无发问：老去是怎么回事呢？中风清空了他的脑子，只留下了这个唯一的问题折磨着他。原本堪可承受的冥想变成了备受煎熬的拷问；然而事物却总是有两面性，这个问题同时又激发了他几近告罄的记忆力，让他以此为基点，有限地恢复了一些脑力。

春天里的一天，就像醍醐灌顶了一般，他想起了自己的一位老同事。他们都是“困难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就读于同一所著名的大学，不同的只是一个学了地理，一个学了哲学。毕业后他们分配到了同一所学府，后来一度又结伴被“下放”到边远地区。共同的履历让他们成了心有戚戚的朋友，尽管平时交往不多，但彼此之间都怀着一份默契。他不记得已经多久没有联系过这位老同事了。如今，对于具体的生活，他顶多只保留两天左右的记忆，两天前的事情对他的记忆来讲都是遥不可及的。但他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他终于想起这位教授哲学的老同事了，由此唤醒的记忆接着提示他，这位老同事睿智，深刻，差

不多就是那个问题完美的回答者。他决定去向这位老同事请教。他让儿子送他去这位老同事家。其实他们住得很近，都在学院的家属区里。具体方位他当然是记不得了，好在他的儿子对一切都还算熟悉。在儿子的陪同下，他登门拜访了这位老同事。

老同事鹤发童颜，腰背挺拔，但精神有些萎靡。对于造访者的到来，老同事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甚至还流露出了某种令人难堪的冷淡。老同事甚至都没有给造访者让座。

他自己落座了，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他的儿子为此显得有些尴尬，站在父亲身边向主人问好。

“我一点都不好，”老同事居然生硬地回答，“你不要跟我说普通话，你的普通话说得一点都不标准。”

“伯伯您真幽默。”他的儿子只好讪笑着给自己找台阶。

老同事不再理睬他的儿子，转而看向他。“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擦口水了吗？”老同事就这么刻薄地向他发问。

他下意识地揩了一下嘴角，果然有口水抹在了手指上。他感到有些羞愧，同时也生出了一股冲动。“退休这么久了……”他说，“有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搞明白。”他的口气好像是在为嘴角溢出的口水辩护。

可是，老同事一点也不接受他这样的辩护。“你从来就没有搞明白过什么，”老同事不屑地说，“你只知道经度和纬度这些没用的知识。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你何时搞明白过呢？”

关于“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下放时期”他们有过激烈的争论。那时他们都很年轻，在繁重的劳动和“触及心灵的检讨”之余，私下里一个以地理学为武器，一个以哲学为武器，各自立论，相互辩难。这是支撑着他们的精神生活。从那时候起，哲学便对地理学充满了蔑视。但他从未因此恼火过，这不仅仅因为那是一个哲学强势的年代，还因为，从年轻时候起，他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他的这种性格，维系住了两

个人之间的友谊。而且，“下放时期”他们所蒙受的一切困厄，似乎用哲学来分析更能够给予他们撑下去的理由。“下放时期”的哲学是那么有效！为此，他在心底是对这位老同事怀有敬意的。

“你说的没错。”他像个小学生那样的态度端正，“但现在我对一切问题都不关心了，我只关心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老同事似乎被勾起了一些兴趣，“人在四十岁就应该不惑了，你都老成了这样，差不多活了两个四十岁了，居然还有问题！”

他看出了老同事的兴趣，却不急着说了，顽皮地耷着自己的嘴角。

“我对你的问题毫无兴趣！”老同事干脆任性地说。

“好吧，”他用妥协的口气说，“我的这个问题就是有关老年人的——”

老同事翻着眼睛。

“老去是怎么回事呢？”他顿了顿，严肃地说出了他的问题。

“这会是一个问题吗？”老同事的这句话他太熟悉不过了，他们曾经无数次在这句话的提领之下开始对话。他想，如果不出所料的话，老同事下面大约又会说起康德或者海德格尔的名字。记忆像沙尘一般涌进他已经萎缩了的大脑，每一个能够被他记起的瞬间都像一颗颗粗糙的沙砾。但是，老同事接下去的话却令他感到了意外。“这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老同事出其不意地问道，“——你早晨还会勃起吗？”

“勃起？”他喃喃地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二十岁每月六次，三十岁每月七次，五十岁五次，七十岁两次。”老同事屈指对他数算道，“明白了吗？老去就是这么回事儿！”

“哪里有这么简单！”他激动起来了，觉得这笔账跟“秃了头、老花了眼睛”一样，都是些障人眼目的把戏。

“射精次数二十岁一年一百〇四次，其中自慰四十九次，三十岁一百二十一次，自慰十次，五十岁五十二次，自慰两次，七十岁二十二

次，自慰八次。”老同事兴致勃勃地继续着他的计算，劈头向他问道：“你现在一年自慰几次？”

“没有，我已经很久不做这种事情了……”他支支吾吾地回答，开始拼命回忆自己最后一次自慰是在什么时候。

“那你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老同事大声训斥道，“老去就是这么回事儿！”说完他扭身离开了客厅，好像已经愤慨到了不能自己。

这组如同方程式一般玄奥的数字令人眩晕，主人已经离去的客厅里依然回旋和充斥着数字的风暴。他惊诧莫名，感到匪夷所思。用数字来说明问题，从来就不是这位老同事的风格啊，这更像是他所擅长的强项。他不知道教授哲学的这位老同事从何处得来的这些数据，仅仅这份记忆力就令他自愧弗如；同时，“很久不做这种事情了”的认识，也令他突然感到了隐隐的伤心。这个认识以前他也有过，和“秃了头、老花了眼睛”这样的现状一同出现在他的意识里。但那时他的心是麻木的，并不会为之所惑。他不知道为什么此刻自己会因为这个事实而伤心，他想，也许这组数据从一个学哲学的人嘴里说出，才格外地令人惘然吧！老了恐怕就是这么回事吧？——一个哲学家开始例数勃起和射精的次数，以此来雄辩地说明问题。

“爸爸，我们走吧！”主人一去不回，他的儿子终于忍不住对他说。聆听了这样一席话后，他的儿子显然有些无所适从。

他还陷入在沉思里，嘴角的口水一直滴到了胸前。这时候老同事再次回到了客厅，脸色依然有些激动之后的潮红。老同事直接向他走来，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对不起，”老同事说，“我是有些粗鲁了。那组数据是以美国人为对象作的统计，可能和我们会有些差异。我也是刚刚在一本画报上看到的——就在你们进门前。”

他没有接话，他觉得对方还有什么话要说。

“好吧，这都不重要。”果然，老同事声音低下去说道，“我太太上周刚去世，我情绪很不好。”

“哦，”他由衷地说，“真是件让人难过的事。”

老同事站在他的身边，搭在他肩上的那只手在微微颤抖。“太难了，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快五十年了，我根本没办法适应没有她的生活。”老同事脸颊搐动，忍不住抽泣起来，“没有她，我连自慰的兴趣都不会有了！”

他看到自己的这位老同事哭了。这个桀骜的哲学家，这个从来蔑视经度和纬度的人，在丧妻的悲痛里哭了。这好像让他此行得到了一个答案。老了恐怕就是这么回事吧？但他还不能完全被说服，他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了一丝烛照般的光亮。他无法感同身受地理解老同事的悲伤，他觉得这一切还是和他有些隔膜。因为他在四十岁的时候就和自己的妻子离婚了，他无从以丧妻这样的处境来参照“老去”的真谛。

当天晚上，他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依然是那个问题；第二天清晨，他同样依然被那个问题唤醒。甚至，和老同事见过一面后，他想要解答这个问题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了。老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居然可以将一个学哲学的家伙改造得那么脆弱和失魂落魄！

昨天的拜访给了他灵感，他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前妻。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他和自己的前妻却三十多年都没有见过面了。尽管人海茫茫，尽管世事无常，但身在同一座城市却彼此经历这么漫长的间离，不能不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三十多年，几乎是将其岁数对折了一下，前妻如今在他的记忆里完全算得上前世一般的存在。那么，他想去造访自己的前世，以此来观照垂暮之年的自己。没准，对于那个问题的回答，就藏在他与昔日妻子的重逢里呢。这个念头让他兴奋不已。他十分迫切地想要见到自己的前妻，看一看那个女人老去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他的儿子依然和自己的母亲保持着联系。当他将他的愿望讲给儿子时，儿子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诧异。他的儿子是位公务员，已经有了一定的级别，身上有着一一种他和他前妻都没有的冷漠气质。

“好吧，我来安排。”他的儿子说，“你们是该见见面了。”他的儿子为什么这样说呢？潜台词无外乎是——既然你们所剩的时间都不多了。“下周日吧，其他时间我没空的。”他的儿子说。

其实他恨不得立刻就实现与前妻的这次见面，他认为，这次见面，没有儿子在场可能效果会更好。但是如今他离了儿子就寸步难行。如今，除了在小保姆的陪同下偶尔出去散散步外，他已经很久不曾出过远门了。这里所说的“远门”，不过是指学校家属区大门以外的所有地方。中风以后，他不但腿脚迟钝，连大脑都是迟钝着的，只身一人，他会走不动，会记不得路，会迷失在无尽的“远门”里。他只有按捺住自己急迫的心情，等待“下周日”的到来。对于自己如今的状态，之前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即使中风康复期瘫痪在床上的那些日子，他也不曾为自己行动的不便而沮丧。他不觉得一张病榻和一个世界有多大的差别。他是教授地理学的，世界的物质形态早已经令他厌倦。但是这一周的等待却令他生出了绝望感。他终于认识到了，随着年华的老去，他正在逐渐丧失着独立自主的人格。他只能仰仗他人，必须仰仗他人，被搀扶，被引领，否则，他压根无法自由地去回溯他的从前。

儿子将他的这次回溯安排在一家星巴克咖啡店里。当天他特意换了一身西装，打了红色的领带，还刮了胡子。兴奋的心情让他仿佛变了一个人，思维和行动都敏捷了不少。他乘着儿子的车来到了约会的地点。前妻却姗姗来迟。等待的过程中儿子不断接听电话，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

“有事的话你就走吧，到时候来接我就行。”他对儿子说。

他的儿子狐疑地看着他。“也好。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儿子调